

让九色鹿替我们“扯一把地气”

谭盾

书里书外

2012年,我第一次去敦煌。在辽阔的沙漠中,终于见到了让我心驰神往的敦煌莫高窟和仰慕已久的敦煌研究院时任院长樊锦诗先生。敦煌壁画中记载了4000多件乐器、3000多名乐伎,以及500多个古乐队。这些来自千百年前的壁画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仿佛从画中听到了美妙的声音,感受到了慈悲和爱,进而有一种灵魂的冲动,想把这些壁画用交响乐演奏出来,带到全世界。没想到就在这第一次见面时,樊院长对我说,小谭,你能不能把敦煌的壁画变成声音,用音乐来讲述敦煌的故事?壁画是带不走的,但如果把壁画变成音乐,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它,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获得生命的感悟。

没多久,我第二次去敦煌,又见到了樊院长。她问我创作进展得如何?我回答说想法是有的,但壁画中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请她给我一些建议,看看该从哪人手来写。只见樊院长从办公室里拿来了《敦煌壁画故事》《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敦煌学大辞典》等著作,然后对我说,你先看看这些书吧。我望着这么多、这么厚的书,发现每一本都留下了樊院长的字迹,而且很多已经绝版,瞬间感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问樊院长,您舍得把这些绝版书都给我吗?她幽默地



笑着说,我这是在“投资”啊!于是,我开始在上海和敦煌之间往返、寻找。很快我了解到,石窟中原有的许多敦煌音乐手稿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大部分收藏在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地。由此,我又去了那些地方,追寻失散的敦煌古谱和古乐器,并开始琢磨如何让它们与今天的世界产生情感的连接。最终,我从众多壁画中选出了六个故事,创作成六幕交响乐《敦煌·慈悲颂》。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

教诲如何做一个良善之人的故事。比如第一幕《菩提树》,小王子用自己的血肉身体去拯救死去的小鸟,领悟了众生平等的道理:“在这个世上,从细小的蚂蚁,到巨大的恐龙,生命都平等。”我把第二幕留给了美丽的九色鹿。传说有一天,九色鹿看到有人落水,明知自己一现身就可能被人类抓去杀了,她还是不顾自身安危地飞奔过去,救下了落水者。这个故事感动我的是九色鹿善良和舍己的大爱,因此我为合唱选用了一句诗:“愿人永远不能背叛,朋友永远不要放弃”。这是做人的主心骨,无论小孩还是大人,谁都不能把它忘记。

这次应邀与才华横溢的插画师尧立女士合作,携手推出音画册《九色鹿》(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用视听融合的方式把九色鹿的故事传递给孩子们和家长们,我感到极其荣

幸。因为我觉得敦煌留给世界的不只是古老的壁画,还有信念,对慈悲的信念,对善良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和平的向往。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也正是这样的文化遗产让世界友人向往中国、向往敦煌,聆听中华文明的故事。

同时,我更觉得是在为未来而创作,因为孩子们的未来正是从今天的故事里延展出去的。我的两个孩子从小也听外婆给他们讲述九色鹿的故事。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何小时候总喜欢听童话,喜欢与动物做朋友,喜欢在自然中奔跑玩耍呢?我是在湖南农村与外婆一起长大的,记得那时我常常看到受伤的小狗会在地上躺两个小时,长辈们说,那是狗狗在“扯地气”。原来地气就是一种元气和能量,它可以受伤的小狗很快恢复健康。在我看来,关于大自然和动物的童话传说,正是大地和生命赋予我们的一份智慧启迪,让我们也能躺在大地上“扯地气”,把良善与恶丑分辨清楚,把关爱之心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们对大自然的爱,对生命的爱,对人类的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生命真正变得无限,才能和平地走向未来。

(作者为作曲家、指挥家) 图为《九色鹿》一书插画。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供图



《台湾百科全书·历史》:《台湾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存真求实讲清台湾历史

张海鸥

《台湾百科全书·历史》的出版,历经10余年编纂,是《台湾百科全书》中最早推出的一卷。它通过词条形式讲清楚台湾历史的基本面貌,是一本内容详实、方便查阅的严肃读物。本书时间范围从史前文化延续至1949年,共有条目1369条,由概述性文章、正文、大事年表、索引四部分组成,总字数约96万。

历史告诉我们,台湾的史前史先民与华南闽浙粤沿海一带先民一脉相承,华南先民是史前台湾最早的先民。历史文献可见,中国人最早关注台湾,最早记录台湾的居民和地理,最早开发台湾,最早命名台湾的地名。中国政府最早在澎湖设治,兼管台湾。据明万历年间绘制的《福建海防图》,明朝人已经认识并清楚记录了台湾周边20多个居民点。显然,这些居民点都是大陆去的中国人命名的。“台独”历史学家说明朝人对台湾还没有什么认识,显然是一种历史虚无。“台独”理论家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结果找不出任何一条文献史料来证明,完全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臆想。

编好《台湾百科全书·历史》,最重要的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从行政隶属来说,自清康熙统一台湾起,台湾成为中国福建省的台湾府。1885年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大大提升了台湾在国家东南沿海的国防地位和战略价值。台湾是中国的宝岛,不仅指台湾的美丽和富饶,更指台湾在中国国防上的战略意义。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其历史依据是坚实的,不可篡改的。日据台湾50年是历史的悲剧,日本的殖民统治是非法的,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奠定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基础,台湾收复洗刷了历史的耻辱。《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献明确规定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地位。

《台湾百科全书·历史》基于学术界对台湾历史的基本共识,按照史前文化、早期历史、荷据时期、明郑时期、清代前期、清代后期(近代)、日据时期、光复时期等历史分期,从事件、制度、机构、社会、人物、著作、历史地理以及文物古迹等分类,提供有关台湾历史发展最基础的知识,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反驳“台独”势力对台湾历史的歪曲。我撰写的《台湾历史概述》一文,放在词条前面,扼要论述了台湾的历史脉络,让读者对台湾历史发展线索一目了然。参与全书词条撰写的都是专门研究台湾历史的专业学者,书中呈现的内容是值得信赖的。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我们研究台湾历史,编写《台湾百科全书·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这个现实就是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个服务不是形式的,是实质的,是用台湾历史的真实史事写成的,是有坚实的学术基础的。这部存真求实的著作,清晰地摆明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依据,它向世人昭示着: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



本版邮箱:dushu@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明慧 式设计:蔡华伟

来到中国文化古老的津渡

——《唐诗传》创作谈

赵柏田



《唐诗传》:赵柏田著;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里写下的,是过去五六年间,对遭遇过并且给予我温暖的唐代诗人的印象与记忆。

以前总认为,唐人的境况,只是在无尽春山里做自己的主人。其实逍遥只是一面,加上另一面的彷徨与踟蹰,才合成完整的唐人生活图景。

精神重负转化为诗歌,必得经过语言这个熔炉的淬炼。中国文学的前半程,如闻一多所言,从西周至北宋,其实就是一部诗歌史。从《诗经》时代经过汉魏、六朝,再到唐朝,一种充满美感和力量的诗歌修辞已在成群结队的天才们手中锻造成形,并给今天的我们继续带来文化自信。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读唐诗,就是回到文学传统。

唐朝诗人是诗歌“立法者”。他们走出梁、陈宫体诗的余荫,建立起五言、七言、古体、近体以及新乐府诗的美学规则,从语言的莽莽苍苍处起步,重铸诗歌的筋骨与灵魂。最终,他们心灵的焦灼似乎被这一美学方案治愈了。

本书凡十五“记”,除《神龙记》《越中记》两篇以群像手法写神龙元年的“珠英学士”诗人群和大约历年的南方诗人群外,其余各篇,分别聚焦于王勃、杨炯、骆宾王、陈子昂、宋之问、李白、杜甫、元稹、

白居易、李绅、韩愈、孟郊、李贺。诗人们前后相续的活动时间,基本上涵盖文学史的初唐、盛唐和中晚唐,读者自可把它读作一部以人物结构的唐诗小史。尽管有《河岳英灵集》《国朝文苑》等唐诗文本可作依托,有《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诗纪事》等文献可供佐证,要完整呈现唐朝诗人的精神肖像,仍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我并未奢望为近300年的唐诗写一部编年史,或为笔下的每个诗人撰写一部生平全传。吸引我的,总是生命中的困境与转折时刻。如同进入一片森林,截取一株树的剖面,细察其年轮和纹理,这种微观叙事的方法,自然会融合起史学的视野、传记的实证与散文的笔调。似乎也只有这种写

法,才与我心目中的那个唐朝相匹配。所以选择永远是重要的。选择人物,选择事件,选择时间的切口。一次次权利的权衡与取舍中,一个意义的世界呈现了。于我,这意义不只是接续起了千年尘埃下诗人的声音,建构起了一个带着写作者体温的,融诗学、史论、个人感怀于一体的“个人的唐诗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我来到了中国文化一处古老的津渡。

从这个渡口登舟远行,唐诗如同一条星河。陈寅恪认为中国诗歌区别于外国诗歌最根本者,在“与历史之关系”:“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时间、人事、地理,使得中国的文学总是锚定大地和人间,这是最为悠远和辽阔的现实主义。沿着这条星河往前驶行,你会发现,唐诗的永恒魅力,不只在在于其辞藻与意境的华美,更在于它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健康坚韧的精神力量与生命咏叹。

行至时间的静深处,光线柔软了,物理空间叠合了,千年前的山川和人物奔来眼底。雨过河源,星沉海底,最遥远的事物变得触手可及。那已是中国文化的一处源头,你静心,屏息,内心一片澄明与虔敬。

先完成,再完美

张鸿

记住,完成是对灵感最大的尊重。写完,你就已经赢了八成。然后再改。一遍,两遍,直到它配得上你最初的愿景

这些年,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了文学写作。这本是人类精神表达的原生渴求,但大多数人往往止步途中。从“欲写”到“落笔”,需要克服惰性;从“完篇”到“臻善”,更是一场艰难跋涉。

我当了30年文学刊物编辑,见过许多憋着劲儿要“一鸣惊人”,结果连第一段都画不上句号的作者。写作面对的最狠的敌人是什么?不是文笔差,不是没想法,而是那个在你耳边嘀咕“这不行,那不够”的完美主义小鬼。它让你写了三句两下句,让你总觉得这句、这段“没写好”,最后留下一个完不成的“作品”,或者什么也没留下。

别管什么开篇要文采飞扬,别想什么成篇要结构精妙,就一个字:写。像和老朋友聊天那样放松地写,像在酒桌上给人讲故事那样洒脱地写。让文字先流出来,哪怕是杂乱

的水,也得先有个池子装。

很多有灵气的作者,就困在这第一步。我身边有一位优秀的青年写作者,名校、专业好,读书多、很有想法,我常常被他新颖的见解所吸引。他很爱说的一句话是:等我写出来,肯定会有很多人与您一样的感受。我不断鼓励他,却总是听到他回复:开了头,但总是不完美。总想一步到位,结果呢?笔尖生了锈,灵感发了霉。

知道海明威怎么写《老人与海》吗?他每天停笔时,故意不写完一句话,就写半句,留半句。为什么?这样第二天早上,他就有个现成的开头可以接着写,灵感不会断片。他太懂怎么对付那个完美主义小鬼了。

写作是艺术也是门手艺,而手艺活要分两步:先塑形,后抛光。第一稿是塑形,把那一团模糊的想法,所谓灵感,捏出个大概模样。这时候你要像个陶匠,手上沾满泥巴,没关系,关键是坯子成型,有模有样。第二稿才是抛光、打磨,这时候你是一个编辑,是雕刻家,是一个让人“讨厌”的挑剔的人,是一个指手画脚的人,但也是那个让作品发光的人。这个过程很煎熬,但成果喜人。我听过一位刊物编辑说,作家索南才让的《荒原上》,前前后后修改了十稿,最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当

然不是说所有稿件修改十遍后就能拿奖,但若没有这一历程,作品恐怕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成色。

文学史上很多传世之作,初稿都惨不忍睹,被编辑删改得七零八落。比如美国作家卡佛以“极简主义”著称,这背后不完全是作家本人信奉极简理念,还是编辑逼着他成了“主义”。所以给你个建议,给自己设定一个“编辑”:写初稿时,让内心的编辑去边上喝茶,看闲书,不要打扰你,改稿时,再礼貌地请他回来开工。当你终于有了完整的初稿,哪怕它再难看,哪怕你再不满意,奇迹也会发生:你从“创作者”变成了“批评者”。这时候你才能看清哪里该增,哪里该删,哪里该调,哪里的语言要有诗意,哪里的情节不到位,哪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不合适。修改不是修补,是二次创作,是在粗糙的矿石里雕琢出美玉,使之发出光。

记住,完成是对灵感最大的尊重。那些永远停留在“构思阶段”的杰作,和从未存在过毫无区别。先完成,再完美。写完,你就已经赢了八成。然后再改。一遍,两遍,直到它配得上你最初的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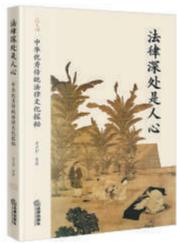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但首先,它得被写出来。

(作者为《广州文艺》总编辑)

千年法脉 烛照人心

——评《法律深处是人心》

张生



《法律深处是人心》:张生著;法律出版社出版。

2025年9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法律深处是人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探秘》一书应运而生。该书选取中国法律史上40余个典型案例,剖析案情、探究制度、揭示人性,由表及里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经验智慧,为大众理解中华法系的独特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传统的法律史研究中,研究者惯于从宏观制度和抽象理论层面展开论述,普通读者如同“雾里看花”。《法律深处是人心》通过以案例讲制度、以制度讲文化、以文化讲人性的方式,将法律知识连接成鲜活的文化图景,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例如解读汉代“李充分家案”,先回顾案情,再介绍中国古代关于婚姻的法律规定,最终落脚人性、揭示人生智慧——用客观豁达的心态对待婚姻,既不能太随意,也不要太纠结。层层递进的笔法,将传统法律制度融于历史情境与人物冲突,真实可感,耐人寻味。

作为一部兼具学术底色的普及读物,《法律深处是人心》蕴含深厚的历史知识与法学理论。书中所引案例,囊括了中华法系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思想与文化,阐扬了民惟邦本、明德慎罚、德主刑辅、隆礼重法等区别于其他法系的独特文化标识。如在东汉“孙章矫诏案”中,中常侍孙章将兄弟共同犯罪、重判兄长的诏令错念成重判兄弟两人,导致弟弟被误杀,按律构成“矫诏”罪,当处腰斩。但律学家郭躬从“君子原心”的古训出发,强调审案需探究动机,主张孙章属于过失犯罪,建议依律判处罚金,最终汉明帝认可其建议,连连称“善”。这种审慎态度,彰显了中华法系“明德慎罚”的人本主义色彩。

书中穿插了不少诙谐故事、民俗谚语,调和了学术理论的严谨与抽象。譬如“韩延寿巧断争田案”中的“县官误解风土”,某郡太守向一县官问话:“此地风土如何?”县官不知道“风土”指的是风俗习惯,于是答道:“风不大,土沙也不乱飞。”太守又问:“黎庶还好吗?”县官更不懂“黎庶”指的是老百姓,回答说:“梨树今年开花少,估计要减产。”看似闲笔,实则暗合执法施政必须考察风土民情的道理,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领会中华法系的更治知识。

对读者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并不是“看古人的热闹”,而是开启一场富有建设性的古今对话,学习源自历史深处的法律智慧。这些智慧虽由来已久,但都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吻合。以当代司法实践传承发扬的“亲亲相隐”原则为例,春秋时期“直躬证父”一案中,楚国入直躬向官府告发父亲偷羊,孔子听闻后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就是,父子之间互相隐瞒的行为符合人性,法律也不能强人所难,须尊重亲情和人性。以现代眼光审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得强迫亲属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与其一脉相承。对人性的尊重和敬畏,正是传统法律智慧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法律深处是人心》一书,让枯燥的法史知识走向普通读者,让传统的法律智慧融入现代社会生活,让严肃的法律条款展现出人文关怀。诚如书名所言,“法律深处是人心”,只有读懂了人心,才能读懂法律的真谛;只有尊重人心,才能发挥法律的价值。

(作者为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

新书上架



《嬗变:乡村中国》:雷明、王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围绕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主题,从治理、组织、文化、人才等角度立体展望中国乡村未来发展之路。



《遗落的鲸灵:长江瑰宝白鱀豚》:王丁、杨光主编;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本书系统介绍了珍稀物种白鱀豚的形态特征、生活场景和文化内涵,以小见大阐释长江生物多样性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